

貴州通志

二十

貴州通志卷之第三十六

藝文

檄

告巴諭蜀太守蠻彝自擅不討之日漢司馬相如犯邊
興境勞士大夫征陞下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然後
相和誅居西番禹太納貢朝南彝之君西挾之長閔越
效貢職不取情遠延山舉踵深不鳴然皆嚮夫不慕義
蜀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使將往賓之發兵巴
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于弟
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當行或士燧燔皆攝弓而非臣兵而流汗相
之當行或士燧燔皆攝弓而非臣兵而流汗相

屬唯恐後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故有剖符之遠析圭而爵位為通侯處
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遠析圭而爵位為通侯處
列東第則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
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
減是以奉幣君至南彝即自賊殺或液潤野抵誅而
辭也今奉幣君至南彝即自賊殺或液潤野抵誅而
死無名諡為至愚耻及獨行者天之罪也笑人之度
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天之罪也笑人之度
不先戮弟之亦宜乎陛下使鮮耻而有司之若悼也
被刑戮弟之亦宜乎陛下使鮮耻而有司之若悼也
肖愚民之不如忠死遺信曉諭百姓以發卒之
因數之以不如忠死遺信曉諭百姓以發卒之
之過方今田不徧聞檄到縣道使咸喻陛下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縣道使咸喻陛下
人之意無忽為唐蒙通夜郎中徵發巴蜀吏卒千
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巴蜀人因大喻告巴蜀人乃遣相如責
唐蒙等因大喻告巴蜀人乃遣相如責

文

陰陽露霽分天地開廓五行迭運四時明余錯寒暑有
恒雨暘時不常異於中亨四方同樂胡茲貴陽僻遠鄰
南陬氣候幽諸彝雜居萬山綿亘映朝過辰烟
雲拂境嵐濕翠以淒迷霧生塵而隱映朝過辰烟
之日未出暮方中兮天已暝或淫雨之連旬兮覺迷陰村
鎖徑宛乎鴻濛泚兮倒海翻河細者蒙茸兮迷陰村
羊屨舞石燕頻飛鶴鳴於垓鳩逐其雌陽烏乍頃現商
闌兮倏爾蔽之虧晚霞欲麗兮俄又翳之垂連朝點之滴
徹夜霏微竇生魚兮蛙產竈居者滿砌兮草侵炕粟淋
惟火是資太陽失常用之職后土無乾燥之時陽
石之鞭弗應漏天之常補其誰矐茲恒陰于時為異
既愆於數亦拂天理此靈曠莫達見諸楚人之騷
終風曠形於衛風之比傅咸多遠寓之懷李之騷

猶視其百乎况民之十畜是馬也偏橋而芻之啼而鐵之不	傳以天馬討其步也以故得一當十當百不敢以驛是	軍驅民頻年之酷暹苗虐聖天子明敕有罰諸監司恭	驅與神虎也陰陽表裏民之貽患是方者焯當彈力	焯與神虎也陰陽表裏民之貽患是方者焯當彈力	懌者與昏濁之澄今上帝之能今四海永清今咸	類以明繁人無怨若豈非太平之盛事吾人除幸遇	晦明咸循厥序宜當雨氛不發生厲之去物	煥觀天咸地之無垠於河漢星各有常度寒暑	萬象咸新之天率土之濱孰不瞻陽德之炳	和劃千疊黃道頑雲命耀靈顯光龍騁其神八荒清塵明	患將大吾將訴于上帝哀此下人揮萬仞之長劍其	其感嘆之思耶茫兩間必有真宰此而不治其	誅傷浮雲之蔽者舒思縱天時而人陰宗元欲扶各發而
-------------------------	-----------------------	-----------------------	----------------------	----------------------	---------------------	----------------------	-------------------	--------------------	-------------------	------------------------	----------------------	--------------------	------------------------

是信宿而裏囊之風雨而宣命而代諸監司獸畜下之也
者勞今也神之患食不長方除之奉命為是方守均驅之責是
能神上不能體天子德意下不能解軍民倒懸所謂
乃遠萬山熊羆兔兕麋鹿亦萬種羣虎食之為有餘
非其地乎柳守之不得其人乎古人媿於古東渡
江北渡河燔燔為守而虎當道食馬媿於古人東渡
燔不職矣神當降殃於燔毋以移吾民毋以移吾
馬神不職不盡者燔得以無言哉是故驅羣虎入深
山以安吾馬以解吾軍民倒懸神職不盡矣於信
命血食無窮蠢茲黎庶報祀弗替亦不敢爽于天
神也然久存不得常告
神豈能以久存不得常告
漢祚既微武羣雄割據山河分裂風吹敗絮侯鼎
醫臥於隆中識達時務人稱伏龍堂而始遇帝室
之胄志大謀踰顛沛弗售失徐走荆而始遇帝室

凡三枉就侯與謀跨有荆益撫輯戎夏卻魏親
鼎足而霸維茲僻壤蠻獠攸居中長江阨塞迂
紆荆益既取此地宜有由此而漕或便戰守侯
率師循江而西來旬來宣弗貳弗攜歲月幽遐
編失載故老相傳猶有梗概荒山之限者仗義
訪問扉閣瞻拜後時先儒謂侯識其大者心庶
仁卓然不吝維我般後在人俎精氣流通無間
得焉有酒在舍樽有般在俎精氣流通無間今
維正德旅四年秋月三日有彗目云自京來者
其名氏落間望見之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北
予從籬攜一子一僕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
不果一老早遣人死坡下傍人哭之哀予曰必
來云矣傷哉薄暮復有子來死矣明日復有人
一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子來死矣明日復有人
云見坡下積尸三馬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童子有
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聞然涕下
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難飯三盃請

吁涕洟而共之曰嗚呼傷哉繁何人繫何人產吾龍
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
知爾郡邑爾鳥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
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
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
可也胡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
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
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
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
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
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
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
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
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
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
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
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
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
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

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
達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
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壘之人言語不
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
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
望故鄉而虛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
隨兮道傍之豕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
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
與栖兮爾安爾居兮
無為屬於茲墟兮

議

之湖 惠廣 則撫 厚按 其有 親司 其中 子故 益老 以之 勸制 移於 孝夏 為氏 忠加 侯酒 位肉 將栗 感帛	拘於 例難 准侍 養伏 望勅 令本 官照 舊供 職仍 馬行 今	之存 恤利 弊之 興革 竭力 効忠 地甚 有賴 焉今	通議 都御 史侯 位自 任命 巡撫 凡財 賦之 稽查 百姓	龍飛 之御 史聖 德造 命無 疆之 福敬 老尚 年古 今	脈悠 久之 祥夏 氏孕 和協 瑞塵 自全 楚實 我皇 上命	敦大 博厚 之氣 薰蒸 衍溢 鍾為 上壽 天下 生靈 命	史侯 位母 夏氏 壽躋 百齡 尤世 希有 是皆 我國 家御	米肉 布帛 有差 凡以 風天 下而 救化 基也 今都 御	頒恩 詔凡 民高 年八 十以 上德 之俱 令郡 縣有 司澄 給賜 履	勸天 下之 孝文 帝準 民以 德之 實也 皇 上澄 極賜 履	九盛 十德 以上 賜不 絮使 亦人 所存 以問 故長 老老 也八 十以 上賜 馬所 以肉	之年 氣者 之就 所見 之徵 也教 是老 帝也 所天 以下 有百 年之 老天 下和 平	古者 請侯 聖帝 明母 夏氏 御典 議天 下也 巡狩 至明 於方 岳輶 詢百
--	---	--	--	---	--	---	--	---	---	--	--	---	--

歸激厚圖報化無窮厚一人民德因以

貴州之患惟苗為劇然所以處之訖明謝東山者造

度而易言之過也夫自古取彝之道有三懷柔謂

之撲滅然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蠻彝者豈中國

者夫撫之于重為名又猶不免於養寇而階亂是顧巽

此不可獨恃也所以代征而佐撫者有撲滅之法焉

必多而功倍於征德者一二安者為無功而不前畏

難者或以為無傷而不問至於寇愈熾而禍愈大

該本改撥定番州學議學事規見康生明吳堯弼名增

慶生員二十餘名附學一員五十餘名及候廉增廣丁

一 事 規 貴 陽 思 州 宣 撫 司 四 年 三 貢 威 清 等 一 十 衛 一 年
三 年 兩 貢 平 溪 偏 橋 婺 川 等 三 衛 縣 二 年 一 貢 俱
有 成 案 為 照 地 方 風 氣 必 以 漸 而 開 學 校 人 文 亦
以 漸 而 盛 若 因 陋 就 簡 人 才 寡 少 又 非 建 學 化 俗
之 本 意 矣 今 該 府 集 議 前 來 查 得 該 府 生 員 居 住
百 里 之 外 每 遇 朝 祭 大 禮 多 不 赴 學 及 至 行 查 多
以 路 遠 借 口 今 設 州 學 懇 乞 復 回 原 學 此 雖 出 於
私 情 然 亦 事 體 兩 便 合 無 除 程 番 舊 府 民 生 見 廩
五 名 候 廩 六 名 見 增 十 名 附 學 十 九 名 習 禮 土 生
十 名 原 以 舊 府 生 員 改 入 貴 陽 府 學 今 建 州 學 於
舊 府 似 應 復 還 州 學 作 養 不 在 拈 鹽 之 例 仍 當 遵
照 勘 合 先 撥 廩 膳 十 名 增 廣 十 名 該 本 道 齊 集 二
學 生 員 不 拘 軍 民 當 堂 同 該 府 并 二 學 教 官 唱 名
均 齊 拈 籤 撥 得 府 學 廩 膳 生 員 羅 弘 化 等 五 名 司
學 廩 膳 生 員 李 良 棟 等 五 名 府 學 增 廣 生 員 劉 時
雨 等 五 名 附 學 生 員 毛 崇 等 一 十 五 名 司 學 增 廣
生 員 周 信 等 五 名 附 學 生 員 朱 任 弘 等 一 十 五 名
廩 增 附 學 生 員 已 共 一 百 名 發 入 新 設 番 廩 增 附 習
禮 土 生 五 十 名 總 共 一 百 名 發 入 新 設 番 廩 增 附 習

學肄業其廩膳未足名數容本道歲考優等有堪
作養者并候廩各生陸續補足二十名之數歲貢
一節照普安州儒學四年三貢事規即以萬曆十
五年為始查取食糧實歷年深生員挨次起送今
後在省軍生止許附寄府司二學肄業再不
許假借原撥軍生名數援例冒入州學考試
思建思州府議於都坪正統乙巳陷嘉靖辛亥再陷
何利於都坪已遷平溪依軍而守倚江而宅何不
利於平溪而論府治者便都坪不便平溪復皆狃
於小利未觀要害安於平常忽於變故幸今日賊
去之為安而不虞異日賊來之為禍也平溪有尺
籍有武弁有堅城有大江得一太守居中調度何
賊之足虞或曰平溪屬楚思州屬黔臂指不相使
也今則一家矣或曰民屬府軍屬黔衛思民在都坪
也彼責陽平越新報亦何民之有今則加以軍民
矣或曰迎送有犇走之苦過客有供應之費不若
都坪逸也彼責陽鎮遠平越三郡又將何避焉而
以小費妨大計非矣膚見如斯願
與豪傑共商之乃敢以聞之朝

看公詳改設縣治議
黔省地方法上抵雲南下接楚省乃往來咽喉
之路凡一應驛遞差使以及運送餉藉人夫絡繹
不絕是以運民有偏苦之累每疊詞呼願在衛
煩之處固不可不亟為裁改即偏僻之處亦不可
不亟為歸併也本司等遵檄虛公諮訪從長酌議
查通省驛站自鎮遠以至省城一路由興隆清
平越新添龍里貴州貴前等衛自安南除興隆
資孔嶺等衛則由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
興關嶺等衛所以共計一十五衛所內除興隆
新添貴州貴前威清平壩安南普安新關嶺十
衛所仍應照舊不議外如越衛原與平越同轄
城普定衛原與安順府同城文武既不與平越
未免歧視似應議裁平越衛改設平越縣轄軍民
定衛設普定縣仰將該衛之屯地丁糧編為縣
土縣民屬府管庶上下相維軍民一體可以經
久無弊也又如清平衛原係清平縣後因裁縣留
衛以致地方日見廢弛軍民日見紛爭今議裁衛
復設清平縣並將該衛屯地屯丁編入縣屬為便
又如龍里普定逼近省會原設貴陽府廳官一員分

駐料理後國奉裁歸府以致屯丁日用驛務難支
今議裁衛改為龍里縣並將該衛屯地屯丁與從
前龍里廳舊管民賦錢糧一併編入縣屬為便又
如安莊衛與鎮寧州同城屯賦屯丁寥寥無多今
議裁衛歸併州治尤為軍民兩便以上五衛皆係
最衝最煩之處所當亟為裁改者也又如都勻衛
則與都勻府同城衛既屬同城亦應裁衛改為
都勻縣即將該衛之屯地屯丁編為縣土縣民則
惟科撫字尤為軍民兩便又如黃平所與黃平州
同城新城所與普安縣同城俱屯賦無多屯丁有
限今議裁所歸併該州縣為便以上一衛兩所雖
係偏僻之處亦宜亟為裁併者也至若議改之縣
每縣止設縣官一員典史一員縣治見有衛署可
駐即官吏俸薪較之衛官一歲支無甚懸殊誠有
憲檄所云不過一轉移間耳再查歸黔賞功十八
寨糧賦見係貴陽府通判駐劄安籠經徵但安籠
地方屬於該安順而賢否官評又出于貴陽似有未
便今議將該通判改隸安順府屬仍分駐安籠則
名實不致混淆矣更有請者至若鎮遠府屬之施
秉縣安順府屬之普安縣當設縣治之初未經設

立典史查一員以有資巡緝捕逃可盜石之統候憲所臺必需之會

題定

為免場稅累民已極額請題免以國除夙弊事竊照

黔省地地方素稱偽逆踞黔道之山多賦役少無通舟楫迫

非內地地可場比當偽逆踞黔道之山多賦役少無通舟楫迫

求遂設馬今場如稅一等省之名內既設司每于陽安順普安

鎮遠四大大稅永寧畢節烏撒鴨池四處查小稅思每南銅

仁之鹽稅又復設有節鳥撒鴨池四處查小稅思每南銅

兩者與銀大或中各稅計或每五十年共約收額稅及銀貳

萬兩有奇及奉我站錢糧無出遂將前項稅銀具

題留充驛用此亦過客稅或宜設有時之計耳從竊未聞各

負米糧雜有鵝並小販零星布縷油鹽等類最少納稅最
微物件皆納稅之苦如曰布縷油鹽等類應令甚納稅至
曾於販賣東場則先己場納稅矣小場不賣西場則甚西
今日販賣東場則先己場納稅矣小場不賣西場則甚西
場又有稅在司稅官役籍口稅額不敷多係將零星
搜括累商累民本司職掌攸關不敢緘默除將四
大稅四稅與夫黔屬接環江干各渡口烏茶袁
家綿花三密六廣盤江石阡之萬閃銅仁之省漢
江口以及思銅一鹽萬八千三百四十三兩照舊抽議
裁者年額稅銀一萬八千三百四十三兩照舊抽議
收外屬之將貢隴雙堡等八小場平越府屬之小場楊老
順府屬之將貢隴雙堡等八小場平越府屬之小場楊老
雞等五都勻場思南府屬之二沿河思渠二小場都勻
府屬之五都勻場思南府屬之二沿河思渠二小場都勻
小場稅年額除免稅名稅額庶幾民害除而憲仁
俯准具題除免稅名稅額庶幾民害除而憲仁
體隆小所也

國

貴陽弭災議之後廬室蕩泯民乃編竹覆茅以居勾
貴陽弭災議之後廬室蕩泯民乃編竹覆茅以居勾

連鱗不次竈廩無異冬為甚當其一將不戒也輒延焚之數十
百鳴鳴牛吼三日擊聲聞數十里詢之契父老咸云庚寅火徵
先鳴齊三於南將軍之廟然後設禦火而告於祝融
之致並禱於南將軍之廟然後設禦火而告於祝融
為時防久陳鄭之火梓慎先言之民禱竈請用瓘春
秋宋衛陳鄭之火梓慎先言之民禱竈請用瓘春
也王瓚火禳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星融可謂木
信而驗之微矣有子合乎且不肯用禱竈之言而無火乃何以
水鳴有微矣有子合乎且不肯用禱竈之言而無火乃何以
以反謂之渴火渴亦誕妄之甚歟蓋黔地水淺而溪
石冬則必渴火渴亦誕妄之甚歟蓋黔地水淺而溪
常然水渴則可以少雨而多風起則俗易作此耳物又非之
獨因其俗也周禮鼓人救日十月五年詔夏六月朔日救
日月則贊王也鼓春禮秋莊公救二月十月五年詔夏六月朔日救
有倉之則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云大率也左傳
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予之治黔也

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徙竈告廟也鄭曰鈞之梯大為社以祈於
四廊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遺命者罰魯之濟無為備
猶拾人潘為不率分道有用常刑是人也遺命者罰魯之濟無為備
幕鬱攸道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道行之去
表之橐道還公官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之去
所之炊府是也庫人倉庫獄其事是也府曰稽守官肅給
鄭使司寇出新客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城賑恤營室
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林是也曰城賑恤營室
鄭而之城之下不敢伍所置而城不講闕而多疎也予然魯
意而行之城之下不敢伍所置而城不講闕而多疎也予然魯
衛之救火而詳於鄭吾知之矣鄭小國也間於晉則楚畧
於魯而救火而詳於鄭吾知之矣鄭小國也間於晉則楚畧
脫一里旦大車會之變心作良亦苦矣黔城孤處萬山苗壘何
如東里旦大車會之變心作良亦苦矣黔城孤處萬山苗壘何
雜揉哀鴻治黔故曰宥倣其意而行因之火所以蓋救也僑
之治鄭者治黔故曰宥倣其意而行因之火所以蓋救也僑
古者祀典議之祭小祝掌小祭祀將事朝衛禳禱齊祠之

旱祀號候以祈福祥候也順豐年逆時禳者卻凶咎弭也求福遠
謂之禱者皆候謂之寧祠皆有禱祝號禱祈遠旱疾順三豐年皆逆
禳也今歲秋兵民之交宜寒而猶燠日尚有不奔雷
懼政刑之失節有神治民地水火疫癘之責矧為大吏滋
恫民滋沴也事節有干天和方有司之責矧為大吏滋
表率茲修舉其在惴惴何敢康寧為民禳禱祠之榮之
皆宜修舉其在惴惴何敢康寧為民禳禱祠之榮之
曷弗曰相迎也一改曰祭即禳祈也於坎壇祭暑不寒則或禳
近一弗曰相迎也一改曰祭即禳祈也於坎壇祭暑不寒則或禳
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周禮以樵燎之祭司中積司
命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周禮以樵燎之祭司中積司
柴實牲體馬燔燎而升烟之所祭以報陽也今郡縣有
風雲雷雨壇則寒暑風雨之祭以報陽也今郡縣有
沉祭山川醜披川澤祭謂禳也又祭命主祠沉以醜
祭四山川醜披川澤祭謂禳也又祭命主祠沉以醜
方謂也此所獲方社之祭今郡縣有山川社稷壇皆幣
獻禽也此所獲方社之祭今郡縣有山川社稷壇皆幣

田雨 之以 二介 章我 於稷 城黍 隍以 廟穀 祭我 詩士 歌女 豐於 年火 載神 芟廟 良祭 耜詩 三歌 章大	歌甫 田既 穡之 農二 夫章 之曰 慶以 琴我 瑟齊 擊明 鼓與 以我 御儀 田羊 祖以 以社 祈以 甘方	百穀 於西 門益 外之 山以 川霽 社霽 緩既 壇優 祭既 方渥 社既 八霽 之足 之神 生我	寒暑 風蜡 雨禮 之宜 神復 詩也 歌今 信擬 南於 山之 門外 二風 章曰 雲雷 上天 同壇 雲祭	乃通 故昆 豐虫 年毋 亟作 頌草 為木 孟歸 冬其 八澤 蜡古 之者 詩年 今穀 歲順 秋成 頗八 收蜡	其登 昆虫 謂水 暑庸 生謂 寒昔 死為 螟蚋 蝨之 溝洫 使吾 反為 其旱 宅備 水者 歸也	者昆 虫七 謂水 暑庸 生謂 寒昔 死為 螟蚋 蝨之 溝洫 使吾 反為 其旱 宅備 水者 歸也	虎謂 於其 食間 田之 豕處 也也 六坊 謂虎 昔迎 為貓 堤為 防其 使吾 田鼠 水也 患迎	所表 謂后 畔稷 也也 暖三 井農 謂田 間道 也也 謂四 田郵 表暖 所以 督表 約郵 百舍	蜡祭 祠公 時合 社而 門間 舉之 臘八 先蜡 祖者 一祀 先養 嗇老 謂勞 神農 農等 也事 二皆 司於	而可 索祭 饗也 之又 禮記 歲十 二月 者索 建亥 之歲 月十 周二 月正 也合 月聚 令萬 孟物
--	--	--	--	--	--	--	--	--	--	--

公移

文詳軍民莫非王貼臣湖廣貴州莫非明王程士英燭
傑行繁簡所多益寡稱物平施如審其善邪合之則萬
地無詞夕則改矣故英雄豪傑少行政視理之是非則
朝更無而詞夕則改矣故英雄豪傑少行政視理之是非則
籍已矣言為適從也而鎮遠衛軍夫扛擡誠困若聽無
止雲貴官員往來有數也非若南直隸之徐州可
州北直隸之河間真水陸交會四通八達者
柴炭油燭鋪陳什物如親臨上有司馬有廩給口糧有
役軍衛也馬鋪陳什物如親臨上有司馬有廩給口糧有
燭軍司也馬鋪陳什物如親臨上有司馬有廩給口糧有
衛有司也馬鋪陳什物如親臨上有司馬有廩給口糧有
不衛有司也馬鋪陳什物如親臨上有司馬有廩給口糧有
劉軍亦幫貼于民一平否也方師旅隨防守總官軍守
巡俱駐劄鎮遠府一年二地之方師旅隨防守總官軍守

油數百鋪不陳什鎮遠軍心紅紙曾應付廩給口糧馬繁於留
都軍上江二有定分賊屬五城運撥衛軍輸莫大於漕運軍
詞訟緝捕盜賊屬於民運撥衛軍輸莫大於漕運軍
民亦有定分米出於民運撥衛軍輸莫大於漕運軍
扛檣之米亦民幫自運也留不與軍衛快船涉今欲鎮遠司衛
糧鋪之戶自運幫有貼是江理南乎江否北也之有運軍事可乎否也例按蘇志常書
鎮遠府民元總管司用洪武殘民也洪武鎮遠年為五鎮
遠州屬湖廣布政司洪武殘民也洪武鎮遠年為五鎮
所樂思十年宣慰治鎮遠州固苦互軍相屠已乃朝奏徙遣思工南
永樂十年宣慰治鎮遠州固苦互軍相屠已乃朝奏徙遣思工南
部侍郎蔣布政司按改鎮遠州為府是衛先永樂十也
年開貴州布政司按改鎮遠州為府是衛先永樂十也
屏山之於軍非止今日也無重街衛府則有碑城北五石
門大週於府也屬一鎮百遠步施城東偏有橋山曰四五縣老峯止是
衛門大週於府也屬一鎮百遠步施城東偏有橋山曰四五縣老峯止是

遠六思州石所偏橋邛水施秉之六升田陸地者八十鎮

三八此徵米南豆二千三屯百麻二陽十二三十石二此共一升百又三隸十

陽三剖縣蠻彝長官司額四糧百八十石是府之歲收浦辰溪百黔

鎮石衛之威收則一萬有二店八百石是衛之商於有府也

紀牙磁器牛貨之賈此軍民之生藝也充當是得商米賈

之柴炭軍舍燭鋪陳什物心由紅紙劉凡所給應付糧往馬

訴來經過者法立者軍當倍事出於民歷然代不負屈不為敢浮仲

革言以起邊貴州也軍鎮士不衛屬而籍廣四則貴州以充兼制邪誠貴當

而州籍則有四衛以十徵八納衛邪三貴州則川湖二貴州有稅司糧之不糧足

不也故於四衛之屯造貴州之於歲用衛不資於四衛之軍輸

貴州三州所有總兵府餘歲並用無紙片卷每分衛白銀八兩一十修
理百工鎮給百物員則食貴州之無毫糧分鄉貢則分也
平清偏四衛生員則食貴州之無毫糧分鄉貢則分也
貴州之貴州第有歲貢則四次貴州之賓興是四制無益
於貴州之貴州第有歲貢則四次貴州之賓興是四制無益
西下與川地貴西道莫於陝其西幾千里故湖廣南接之畿
邊能徼巡歷其地者勢於所藉以廉察也往軍務無稽撫不
敢得浮議即釋本職事得任以後免參指揮王節守備之季潤枉
事然則左之衛亦何病於兼制哉兼制奉朝廷勅書也
有兵備官皆山東職乎街也三犯事乎否也軍而有是故
違朝廷勅命有是理乎街也三犯事乎否也軍而有是故
法乎猶自也下大車泣之治民儉適宜之孔聖為人心無
間然猶自也下大車泣之治民儉適宜之孔聖為人心無
世寡人為君動言各庚乃出其言以心願之遷般之大作家

之諄末諄以邊古代斧鉞三代之時若此府之心為心
也本職誦誦多言狂妄之罪自不免然無已時
足解其惑破其奸折其心而軍民爭奪無已時
寢矣至公移上為定議遂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grid-like structure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示

諭示老子甲弟諭本院祇奉上命巡撫是方恒學以益弭盜
安民為念聞爾會城之潛往年多盜公私頑悖者無
肯救援或反作姦藏逆通行密引此豈獨頑悖者無
之罪官司者政教之不蓋有責焉為一保甲法
與爾等相聯屬因導之善大約以十家為一甲每
家各置一次收掌令各家以吾告諭之小牌各揭門首
總牌輪次收掌令各家以吾告諭之小牌各揭門首
各欣然恭勸於善和父妻勸其慈鄰里其兄修睦朋友
弟勸其敦夫勸其善和父妻勸其慈鄰里其兄修睦朋友
友勸其敦夫勸其善和父妻勸其慈鄰里其兄修睦朋友
勸其勤治無益勸其節酒賦稅勿醜鬼勸其生勿業
惑凡處事勸其相與恤忍扶之若甲之爭人而相親於愛
若凡處事勸其相與恤忍扶之若甲之爭人而相親於愛
相與而正之若有力不道不行相與合諫者而共正告
於官而正之若有力不道不行相與合諫者而共正告
之若有水火盜賊之災合家出力而救之
而力有不及則以甲傳甲合家出力而救之

仍每家各以其力置為禦盜之器止火之器使無
至於臨事束手則雖以十家為保實以百家千家
為保矣舜禮之民所謂時雍者也父老子弟聽毋忽
閻梅公曰文以行遠有詔誥之文君所以出治也
有章疏之文臣所以立功也人有可傳則以文傳
之事有可紀則以文紀之山川雖美非文不彰名
勝雖多非文不顯有露布而武功著有雅頌而德
業光文之不可已也如是夫今

聖天子文教誕敷海隅日出丕冒光華行見貢軒轅
之鼎獻成湯之砂洋洋纚纚日異月新比之探玉
於崧陽採珠於合浦矣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七

補

雜記

閻梅公曰予偏閱各省諸志往往有逸事列卷末所以備遺忘昭炯戒也黔在宋元以前無成書可考然其軼事時散見史籍中若西南彝之種類與夫奇聞異說草妖木怪皆可附麗於黔志者總為一卷名曰雜記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盤瓠種昔帝嚳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吳將軍之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

名曰盤瓠遂銜其將軍首至乃以女配之盤瓠得
女負走入南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
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
形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彝有邑
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媿徒所居皆深山重
阻人跡罕至長沙黔中五溪皆是也

今銅仁黎州平鎮遠

蠻大半盤
瓠種類

南平蠻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治州戶
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樓居梯而
上名為干欄婦人橫巾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

繆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為婢男子左衽露髮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劍荔王唐貞觀三年遣使內款以其地隸渝州又有甯氏世為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猛力為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為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障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後又率部落從征遼東煬帝授官遣還又以其族人甯宣為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其地附蕭銑武德初以寧

越鬱林之地降自是交愛諸州始通長真死子據
襲刺史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
族數十居之宋治平中熟彝李光吉梁秀等三族
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誘脇漢戶有不
從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稅
賦皆里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獠劫
邊民官軍追捕輒遞去習以為常密賂黠民覘守
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患之熙寧三年轉
運使孫固判官張詵使兵馬使馮儀葉簡杜安行
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寨平蕩三族以

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百石絲綿一萬六千兩
以賓化寨為隆化縣隸涪州建營懿扶歡兩寨其
外銅佛塢者隸渝州南州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
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
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統數出盜邊朝廷
命熊本討平之建塢為南平軍以渝州南州涪州
隆化隸焉元豐四年有楊光震者助官軍破乞弟
殺其黨阿訛大觀二年木攀首領趙秦播州彝族
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溱播二州後皆廢

溱播
在鎮

遠思南
平界

東謝渠帥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中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字刻木為約巢居刀劍不離其身冠熊皮披猛獸革首長名元深代襲其一族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唐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

滕而著履貞觀中開其地為應州隸黔州都督府

唐黔中郡所管羈縻州今屬思南府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竝南蠻別種其界東至彝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與東謝同趙

氏代為首張有萬餘戶自古不臣中國唐貞觀三

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朝州以首領趙

唐為刺史

今府思

牂柯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為本土牧守隋末

大亂遂絕唐貞觀中其酋遣使修職貢勝兵戰士

數萬於是列其地為牂柯唐黔中郡昆明蠻一曰

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

此九千里指葉榆河而極言之也今黔省土歌濕

宜杭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逐水草畜牧夏處

高山冬入深谷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武德中

舊州治中吉偉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使朝貢求內
屬發兵戍守自是歲與祥柯使皆來龍朔三年矩
州刺史謝法成招慰北樓等七千戶內附總章三
年置祿火湯望州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戶三
萬內附析其地為殷州總州敦州以安輯之殷州
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
餘里近三百里其後又置盤麻等四十一州皆以
首領為刺史昆明九百里即祥柯國也兵數出侵
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祥柯故地開成
元年鬼主阿珣內屬會昌中封其別帥為羅殿王

世襲爵其後又封列帥為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戰乃屯聚刻木為契盜者倍三而償殺人者牛馬三十俗與東謝

同首領亦姓謝氏

今思南都勻黎平界

兗州牂柯別部與牂柯鄰境勝兵二萬唐貞觀中朝貢列其地為兗州開元中牂柯酋長元齊死孫嘉藝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為酋長天寶中其裔趙珍裔有戰功閻羅鳳叛宰相楊國忠授珍裔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

獨寧終工部尚書貞元元和以訖開成朝貢不絕

充亦作充
今思南府

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俗不辯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蒼阿改婦人阿彝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帥為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

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
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十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
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
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猪狗而已亡失兒女一
哭便止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
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
敢更稱良矣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羣
聚鼓之以為音節為紉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
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
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
祭馬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饗既薄且輕易
於熟食

夜郎國漢時西南彝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
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鄰滇國其國鄰牂柯江江廣
數里出番禺城下其地多雨潦俗好巫禁忌寡畜
產又無蠶桑故最貧鈎町有桄榔木可以為麵百
姓資之鈎町漢以為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
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制南
越奇兵也乃拜蒙為郎中遂見夜郎侯蒙厚賜諭

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
乃與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理道自
楚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彝邛笮可
置郡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彝為置一郡尉十餘
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彝道成轉相
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彝又數反
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
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
南彝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彝獨置南
彝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

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間出西南彝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彝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衆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

之遂平南彝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柯談指同

竝等二十四邑

竝音伴談指同竝後皆為縣屬牂柯郡

凡三萬餘人

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牂柯大破之後姑繒葉榆人復反鈞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

功漢立亡波為鈞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
與鈞町王禹漏卧侯俞漏卧邑名後更舉兵相攻

為縣屬牂柯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大

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竝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

匡和解蠻彝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効可見

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廼以聞

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中固其謀黨

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遠藏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

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

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
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選
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
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
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
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反已
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
牂柯太守至牂柯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
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眾皆釋兵
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脇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

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竝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政尹政俱作尹諸志乃從汝南許慎應

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焉

政官至荊州刺史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祥彝等州

其地北距兗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

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

散居村落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

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劫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

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

擊銅砂羅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
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
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柯清州刺史宋
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
貢宋乾德三年平蜀五年知西南蕃南寧州蕃落
使龍亮瑫等來貢詔授以官開寶二年武才等一
百四十人來貢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
三百七十人來貢馬百六十四匹丹砂千兩太平興
國五年蕃王龍瓊居遣其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
七人以方物名馬來貢自是至景德朝貢不絕太

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
行四十三日土宜五穀多種杭稻以木弩射麋鹿
充食每二三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
出豕以贖國王居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上因
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
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曰
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
狀如猿獠使者衣虎皮羶裘以虎尾插首為飾太
中祥符以後頗為寇抄轉運使寇瑊調兵擊之彝
人寧息天聖以來訖于元符貢奉其首領龍氏於

諸姓為最大世世襲職貢奉尤頻使者但衣布袍
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
賜以袍帶等物至刺其數於臂故事蠻彝入貢雖
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
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龍方張石羅五姓
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
故號西南七番云

兩爨蠻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軌晉寧喻獻安
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
南至步謂之東爨烏蠻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

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
州刺史徐文盛召詣荊州有饜瓊者據其地延袤
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
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冲以兵戍之置
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
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為奴唐
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遠為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
益州刺史段論遣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
部皆納款貢方物

濟火漢牂柯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

身魑面白齒以青布帛為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
戰鬪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
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尼擒孟獲
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
更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
鳩杖稱強大焉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珮率衆內
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封
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
元年授阿晝為武峇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卜
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

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
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
以霽翠為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
貴榮叅政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
祀未斬云

獠在祥柯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木耳
彝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具死則掘而燒之而埋其
骨木耳彝人黑如漆小寒則焙沙自處但出其面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
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飲日盡產為飲棺臨江在

高山半羣助鑿龕以葬之山上懸索下樞彌高者
為全孝即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後漢史云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
間剖之得一男兒養之及長自立為夜郎侯以竹
為姓武帝元鼎中置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
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彝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
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
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褥飲食皆如乳
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

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
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
稱為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
駛流昔人所咏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
巔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
處若河崖較他處倍高亦倍險絕處有石花四
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
點為叢七八點十數點為叢經二三日漸長併數
點為一片大如輪小如掌鮮明爛熳再二三日漸

黃漸澹倏忽而歸鳥有矣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
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
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低
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亦異矣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
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
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
謂蝮蛇也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
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為沙虱中
人為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黔界尤甚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癢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彌甚湘衡北間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焚鹽樹葉背上春間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為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曬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竅穴而出飛為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能見晝夜害人雖帳深密亦不可斷以麤茶燒之煙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如席鋪油帔隔之

稍可滅

脆蛇長尺許圍如錢嘴尖而尾禿背黑腹白暗鱗
點點可翫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
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不知而入其中急持之
方可完稍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癘
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頂腹脛足罔不驗按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
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
所得之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
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觸

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三四其斷之處如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斷隨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

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為補籠之仲家謂之補籠藥米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為膏雞犬婦人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駒者點之塗諸矢插之步又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

皆立斃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刀自頂至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勦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勦則毒不驗。勦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南蠻有毒槩其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亦謂之鐸刃此或其類與。

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躡其塹勘其牖捶其塹而後影見焉。或仰以升或俛以緹偃僂焉首與膝竝也。遽除焉足與尻張也。又虞土之崩也木度楮之穴之迷也。

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毒
之淘之炙之鎔之凡蠱毒之中人浸之磨取其汁
而飲之功與蓑荷葉等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
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
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
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蓋習
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
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
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

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
取今若是焉悲夫

廣南有韋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淮陰
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素與侯善往見之微
示侯無後竟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
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
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
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己子而封之海
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壩有鄴
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器今定番有

韋番司其先亦出於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
其八帥率筦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
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韋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
圖奉冠帶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
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自與鄴侯所遺之書
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于黔
中祐赫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勅王
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卧婢妾十餘人同宿夜
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冢簿錄事得祐首

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冷刺客殺之
王蜀有劉隱者善於篇章嘗說少年賈益部監軍
使書案於黔巫之南謂之南州州多山險路細不
通乘騎貴賤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負
夫役不到處便遣縣令主簿自荷而行將至南州
州牧差人致書迓之至則有一二人背籠而前將
隱入籠內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絕高絕深者
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緣寸寸而進在於籠中必
與負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車馬也泊在近州
州牧亦坐籠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間茅屋數

間而已牧守皆華人甚有心義翌日牧曰須畧謁
諸大將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餘里亦
在林木之下一茅齋大校三五人逢迎極至於是
烹一犢兒乃先取犢兒結腸中細糞置在盤筵以
筋夾調在醢中方餐犢肉彼人謂細糞為聖壺若
無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諸味將半然後下麻
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探者是
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隱勉強餐之明日所遺甚多
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累世常在每三二
十年一出成都賣藥言人災禍無不神驗蜀王建

迎入宮盡禮事之問其服食皆秘而不言曰吾非
神仙亦非服餌之士但虛心養氣仁其行勘其過
而已問其齒則曰吾只記夜郎侯王蜀之日蠶叢
氏都郫之年時被請出爾後烏兔交馳花開木落
竟不記其甲子矣忽一日南望嘉州曰犍為之地
何其炎炎請遣人赴之如其言使至嘉州市肆已
為瓦礫矣後堅辭歸山建泣留不住問其後事皆
不言之既去於所居壁間見題處曰莫交牽動青
猪足動即炎炎不可撲鷲獸不欲兩頭黃黃即其
年天下哭智者不能詳之至乙亥年起師東取秦

鳳諸州報捷之際宮內延火應是珍寶帑藏竝為
煨燼矣乃知太歲乙亥是為青猪為焚熟之期也
後三年歲在戊寅土而建瓊方知寅為鶩獸干與
納音俱是土土黃色是以言鶩獸兩頭黃此言不
差毫髮

元和中荆客崔商上峽之黔秋水既落舟行甚遲
江濱有溪洞林木勝絕商因杖策徐步窮幽深入
不三四里忽有人居石橋竹扉板屋茅舍沿流詰
曲景象殊迥商因前詣有尼衆十許延客姿貌言
笑固非山壑之徒即升其居見廷內舍上多曝果

栗及窺其室堆積皆滿須臾則自外齊負衆果累
累而至商謂其深山窮谷非能居焉疑為妖異忽
遽而返衆尼援引留連詞甚懇商既登舟乃訪于
舟子皆曰此猿猱耳前後遇者非一賴悟速返不
爾幾為所殘商即聚僮僕挾兵杖亟往尋捕則無
踪跡矣

偽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
閑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可判官乎曰
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
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藉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

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往青城山也待君官滿
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
深志之後歷累官及出為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
亦常來往何重甚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
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
言殺縣令嚮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
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即小將軍之首也賊於
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
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却歸舊山爾
等善為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

之

元馮士啓者許昌人仕黔為順元府經歷嘗奉遣
抵驛站日已暮站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岸麻色須
暫停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
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
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手不答馮於是下馬
祝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
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毒霧尚觸人口鼻
乃各上馬比曙抵前站吏驚曰是何麻色膽乃若
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蟻精也馮後官禮部

尚書

費州蠻人舉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
之開元中秋光嗣為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
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路
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以持
刃刈薪數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虎之聲
震動林藪忠以頭中冒米袋腰帶束之立於火光
之下挺身上大樹頂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
前攫既知非人相顧默然次虎引二子去大虎獨
留火所忽爾脫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捷

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
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費老被罰為虎天
曹有日曆令食人今夜令食費忠故候其人適來
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其復來耳不意為君
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日曆當知之忠看曆
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人亦可相代異
時事覺我當為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
南村費忠可代我不老人許之忠先持其皮上樹
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其身附樹我
若入皮則不相識脫聞吼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

然非負約也忠與訣上樹擲皮還之老人得皮從
後脚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
日南村費忠鋤地遇噉也費南州府

張三半閩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
屨四時惟一破衲行丐市上人呼為邈邈仙自於
高真觀後隙地結茅為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禮
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奕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
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侯嘗
自叙云幼年慕道長歲求元識至人之奧旨悟義
理之深詮又有了道哥及無根樹子詞如干首大

類參同契內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
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是所云浮丘洪崖
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一池似石盃
然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亦邈邈手植
三百年故物永樂間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說
者謂金川之役蓋假訪三丰之名以偵遊國者之
逸蹤也即孫文恭望仙臺詩亦云望仙臺迥草花
籠邈邈真仙落故蹤永樂當年書誥在誰知不為
覓三丰然傳信傳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
西山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

上有三丰遺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西行儼然
畫圖極可觀旁刊神留宇宙四字

詹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輒
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為諸
生時見器於巡方使者每召見必款語移時聽其
言歎為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正統戊午鄉試三上
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役先是麓
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
克廷議多謂麓川遠蠻不足校王振方用事欲示
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兵部尚書王驥迎其意

遂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其策而思
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
驥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
石十三年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為
患復命驥督宮聚張軌田禮軍十三萬征之踰孟
善至孟那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程亨戰
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
遠伯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
惟縱已欲行李一二百扛役夫五六百人挾帶彩
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祖訓擅

用濶割之刑以進御為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
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
艱辛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駝糧為名派馬一
千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
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
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為功昔唐
南詔叛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
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
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沿途

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
下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持原之詔公往叅其
軍公詣闕辭公卿爭識其面有欲薦為臺諫者滿
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
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統
己巳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既騷動矣乃疎遠
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
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
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
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灾者豈無自哉公所

著有止庵集孫恩登成化己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黔人云己未年貴陽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
於奉經月不凋縱人觀之當時以為瑞未幾兵敗
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汁
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亡物
固有其先見者

昔鐵索橋為寇毀時值嚴冬伐竹夾船以濟師至
春夏竹節間盡長枝葉覆水面若土植者久之不
敗雖云水氣使然然已不根矣枝葉何由茁哉黔
人言往歲多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

而味甘民間多采摘以為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
生凡竹花則必旱蓋旱徵也

明天啓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露益
烏蒙舉兵犯滇直抵馬龍鋒銳莫可當人鮮鬪志
黔省戒嚴調陶土司兵至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
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跑吼躍起數丈噴鼻中
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皆辟易復捲一悍賊
擲天墮地蹶踏如糜賊衆咸披靡有陸姓小將乘
機逐北遂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尚勃具餘勇鼻中
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鏃餘三升遂斃滇黔之

人皆德之為封瘞立碣於馬龍南山之陽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
望為軍師已而疑之乃改為平東將軍而以李定
國為安西將軍劉文秀為撫南將軍艾能奇為定
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其兵漸及
於將可望等懼傾國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死
可望率衆奔黔丁丑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
兵四路搜捕箐洞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鷄
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月我朝大師西
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寧叅

議武右文率衆拒守城破被屠竝屠安南普安等
城遂入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鏞復貴陽城四
月苗賊藍二糾衆反陷湄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
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偽忠國公王祥與皮熊構
騷聯芳羅治兵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
之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為祥所敗
己丑正月偽總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
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為詞遣其前鋒白文
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等箐洞
破之旅撤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

國至自滇與皮熊范鑛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
陽辛卯三月可望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謁永曆請
封為秦王設行宮各官及府州縣衛所官遣營官
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走死
收其部數萬衆盡令歸田壬辰四月迎永曆於桂
林置之安籠所凡永曆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
望開銷僅可以活六月攻永寧侯天柱降十二月
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取重慶及涪州
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為馮雙禮
所構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曆還

滇丁酉八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
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
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貴陽吳孝廉常語人曰昔升菴楊先生之謫金齒
也數往來黔省至則常主于余家與曾大父相留
連不忍去一日楊先生至余大父侍先生問焉曾
大父曰兒方就外傳學作對盍以對試之先生顧
庭樹見烏集其上曰對亦非易易者即如烏之一
字實兼兩義大父應聲曰翠先生驚羨呼為小友
臨別贈之紙筆侑以白金嗣後屢致書相問遺達

人必稱道勿絕及嘉靖壬子大父舉鄉試第一先生走幣來賀訂忘年交嗚呼古人之愛才如此由今視之真景星慶雲矣

黎平城中有神魚井異物潛焉雖大旱泓然而盈井與何文烈公宅相近公生而井遂涸及公歿而井水復溢人以公為神魚所化論者謂宋文信國公亦係湖蛟廬陵人至今能言之兩公行事合若符節宜其相同若是也

康熙庚午潤州蔣君寅為方伯居黔署一日其家人具食忽案上器皿皆飛起懸於空際以好語祝

之則滿室生香以惡語詈之則穢氣觸鼻甚至移
易諸僕婦之釵梳衣裹甲置于乙夫之房乙置于
甲夫之榻種種變幻久而不息命巫治之巫反為
其顛仆誦經修醮迄不能辟方伯知之賸焉則空
中有聲如嬰兒朝譔嬉笑不止而終不見其形竟
莫知其何怪也

梅公又曰余既續貴州通志不禁惄然有愾也以
十一府之溯源竟委三千年之闢土開疆使皆如
十五國焉何難哀而集之滙為大觀哉茲則徵之
於文而文闕如也徵之於獻而獻靡諮也即欲存

什一于千百已憂憂乎其難之矣矧筆力既非扶
風博雅又非浚儀則繼此而修明者尚俟後之君
子

附錄一

貴州通志校字表

卷次	頁次	行數	字數	原作	現改	備註
五	二十三	七	五七	田仁	田仁智	漏「智」字
六	五十七	十六	十	灣	灘	
十	十四	十二		兩	兩年	漏「年」字
十五	三十六	二十	三	器	器	
二十	二	三十	一	軀	驅	
二十一	四	十七	二	已	己	
二十一	十二	二十六	九	籍	籍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
四十五	四十五	六十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五	四十九	四十七	十七	九十七
三十六	十七	三	二	七	四	二十六	二十六	十五	二
六	六	八	十二	一	二	八	十四	六	二十三
統領	凭欄	己	渺	己	己	己	己	綿	藝文
統領	凭欄	己	眇	己	己	己	己	棉	蠻獠
									據本書目錄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八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三
十二	十三	四十	十一	十一	二十七	二十七	十二	二十三	三十
十九	十五	七	十七	十六	五	四	六	十七	十
鷲	泠泠	冠	鷲	鷲	鷲	鷲	狼	母	伯
鷲	泠泠	冠	鷲	架	鷲	架	狼	母	百

三十七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四
十二	五十三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三十九	三十八
三	十九	二十九	十四	四	二十五	三十八	三	二十三	十三
十七	十六	十	六七	二	一	一	三	十六	一
閒	灸	劑	泠泠	楊	有	未	比	垂	鴛
閒	灸	濟	泠泠	楊		末	北	兆	桀
					據乾隆志刪去			據乾隆志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三	二十	二十	十六	十四	十四	十四
八	十七	十一	十九	二十	十三	十八	十三	二	一
十三	十三	五	三	十二	十四	十四	十二	十九	十
閒	僻	閒	已	蟻	蚌	已	閒	閒	閒
閒	辟	閒	己	蟻	蚌	己	閒	閒	閒
				據乾隆志	據本書第十七卷				

附錄二

貴州通志勘誤表

卷次	頁次	行數	字數	原作	應為	備註
二十一	十二	十五	二	逃人丁	逃亡人丁	漏亡字
二十一	十三	六	二	以	已	
二十一	十九	二十	十九	以	已	
二十一	二十九	十九	十九	葉	曄	
二十一	二十九	二十五	一十三	葉	曄	
二十一	二十九	二十七	六	葉	曄	
二十六	十	六七		後先	先後	

貴州通志 附錄

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二十八
四十七	四十一	二十四	十六	十一	十一	十	二十二	十九	二
二	二十七	十三	五	十六	三	八	八	四	七
五	十六	十六	二	十二	七	十	十七	六	七
安	裏	搏	堰	蹟	街	黃	閣	孔壁	南
受	裏	搏	堰	績	街	黃姓	欄	卞壁	北
據乾隆志			據乾隆志			據乾隆志	據乾隆志	據乾隆志	

三十五

四十七

二十三

十三

拜

敗

據乾隆志

三十五

四十七

二十八

五

成

戎

據乾隆志

三十七

一

四

六

偏

遍

